

罗烽文集

● 中篇小说集



罗 烽 文 集

罗烽文集（二）

Luofeng Wenji

· 中篇小说集 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27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 1/2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300

责任编辑：郭 锋

封面设计：李勤学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68 定价：（精）1.70元



目 录

归 来.....	1
莫云与韩尔漠少尉.....	69
粮 食.....	119

归来——

——

—

黎典俯身拾起一块小石子，突然向一对燕子打去。原来燕子飞得很低，身子贴着茂草，就象擦过水面的蜻蜓，总是平铺着翅膀。石子从它们头上抛过去了，一对燕子一面以不可言喻的速度钻入了半空，一面好象用恶言咒骂着抛石子的坏孩子。

黎典通过这条草径，前面就是一丛榆树林，树群遮住了六月的太阳。夏虫正躲在矮草里亮着嗓门，没有什么好听的韵调。黎典觉得耳膜刺痛着，他实在讨厌这些东西们。

踢着草根，每一步全是重重踏下去，踩死几个他才解恨呢，可是狡猾的虫子们，早已飞开了。

它们的叫声，是仍旧不止的。

今天是礼拜日。在郊外还可以听得见市内教堂的钟声，虚弱的余音，断续地飘来，在这里已经让虫子们的嗓们压倒，听不出来了。

过了榆树林，西面有一道弯曲的小河，河的西沿还是平广的草原，在草原的尽端，象一道长的土堤的那是中东铁路

哈尔滨到绥芬河的轨道，黎典他可以看见那个香房小站的背影。

有一列火车向哈尔滨开来了，速度非常快，仿佛草丛里受惊的蛇虫，顺着弯道蜿蜒地前进。到香房小站停留一分钟，就匆匆地开走了，一条漫长的车身渐渐没入都市的建筑群里了。

天上没有云。柳絮和蜘蛛丝在碧蓝色的空气里，轻轻地舞着，飘着，全是顺着一个方向，忽上忽下地乱飞。它们时常碰在黎典的身上，也有的挂在他的脸上，这竟也引起黎典的烦躁，两手气愤地揉擦着面颊，粉白色的面颊，被揉成浅红色了。

他躲在树荫下面。两只手插进学生服的裤袋里。两脚稍微分开的站着，并且倾出全部的视力向北张望。心脏异乎寻常地跳动，而身体却也异乎寻常的安静。

一排树荫一会儿比一会儿缩短了。太阳伸出贪婪的红舌头，舐吮着田野上的朝露。

时候大概是在九点钟左右的样子。

黎典已经等得够久了，他的小伙伴白骞还不来。现在他有点儿不耐烦，心里在埋怨着，不是昨天下晚已经约好了吗？既是说什么都不成问题，就该早来，早把那事情解决才对。难道说白骞又变卦了吗？不会的，那么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

两架银色飞机，在黎典头顶的上空，象一对鹞鹰那样盘旋、角逐着，隆隆地轰鸣着。

两年以来黎典已听惯这嘈乱的声音，他虽然没有亲眼看见飞机投弹，无理由地轰炸农村的庄稼人，不过那一幅悲惨浴血的景物，无时无刻不在他脆弱的头脑里刻画着。

此外，他有过一个非常深的印象：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，就是在现在黎典站着的地方，偏东一里多地的郊野上，一个牧牛的孩子骑着一头老乳牛，后面还跟着一头牛犊，就被两架演习机枪扫射的飞机当做射击的目标了。牧牛的孩子悄悄地从老乳牛的身上滚落在草地上，死了。老乳牛的一只腿受了弹伤，惊得一边吼叫，一边奔回村子里去。至于那头牛犊呢，它莫名其妙地慌乱了，先是在草地上不规则地兜了几个圈子，而后才追踪它的母亲跑去；可是有一架飞机飞得很低，也随后追踪着它，终于它跟它的小主人一样被残杀，倒在一面漫岗上，血流倾注下来。枯萎的草棵全被涂红了，一直涂红到岗脚下。

黎典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。那时，他被义愤激动了，他想将那个残暴的事实，描写一段动人的，能获得广大的同情的故事，公布给全世界的读者；可是结果失败了，当他将那事实如实地讲述给他父亲的时候，就遭到父亲的教训：

“这就是了，你们孩子们还是少浪费点热情吧！”

“不能，绝不能的，爸爸，我，”黎典坦然地而且加重口气说：“我还是中国人啊！我对于这种暴行，不能不有一些表示的……”

“表示什么呢？”父亲捻着老经世故的短须，而后轻轻地叹息一声，说，“你应当安分啦，孩子！”

“爸爸，我不相信你的话，你看猪该多么安分哪……可是它始终躲不了屠户一刀！爸爸，我感觉到我们的性命，同样是攥在屠户的手心里，安分和不安分全是一个样！”

父亲没有继续跟他分辩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关住了客厅的房门，然后亲热地推着黎典的肩膀，一直推到卧室里去。他这才安心了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一切不安分的声浪，才不至于泄流到外人的耳朵里。

父亲变为严厉的态度说：

“典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什么也不许你讲了！”

“我不！为什么呢？……我一定要将这事实宣布到全世界上去！我一定要……”

“好蠢的孩子啊！”

父亲非常着急，说话的声调如同一个外行拉着未定好弦的胡琴。他佝曲着背部用蓄着长指甲的无名指不停地磕打桌面。那样情景，真象是立刻要遭到什么凶险的意外似的：

“你不听父亲的话，你就要‘罪孽深重’了！……典，我容你反省，好好地反省一番……假如你什么全不顾虑了，典，你就接受我最后的警告吧！……”

但是黎典并不为“警告”所威胁，所屈服，当时他确真任什么全不顾虑，他只是担心着：假如父亲再抑压他的义愤时，他的胸膛马上就要炸开了。于是他毫不踌躇地立刻要他父亲说出“最后的警告”是什么？

父亲被迫得反而左右为难起来。他用无名指更加紧密地磕打着桌面，只见须尾颤动和粗鲁的鼻息，而没有语声。

“你快说呀，爸爸，我什么顾虑也没有了！……”

“好，……好，”父亲磕打桌面的那只手，攥成棱角突出的拳，捶击着自己凹陷的胸脯。现在他只有一句话要说，然而，他又用来牵制着它，它仿佛象一匹不驯服的野马，而且又正奔驰在一面峻峭的山坡上，他手里的缰绳和嚼子完全失去效用了，于是从他的口里强制地颠簸出来：

“断绝父子关系吧！”

当天夜里，父亲就发现儿子失踪了。

黎典是藏在同学白骞的家里。两天以后，白骞将他逼送回家。在途中，白骞说：

“别再耍脾气了，光耍脾气是不中用的哩。”

“书，我决定不念了，”黎典鼓着嘴唇说，“明知道是那么一回事，那为什么睁着眼让他们奴化！……骞，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”

“你说我不，可怎么行呢？我又不同你。你父亲有地位，你们又有钱，无形中就可以帮助你说话；我呢，只好拿‘王道教育’当做保护色，若不，我便立刻成为无业游民，那还了得。这年月，每一个‘无业游民’都该蹲监坐牢，都该死！”

这话已经相隔快一年了。

时局在这一年里变得更加险恶不止一倍。虽然白骞仍在继续读他“奴化”的书，可是所谓“王道教育”不能再作为他的保护色。至于黎典呢，虽然早已实践他“决定不念”的意志，然而，他父亲的地位，他的资产，同样的，一点也不

能帮助他。他和白骞一样是被“满洲国”当局目为“不稳青年”，被监视着，被警告着……

在这狰狞、险恶、多元化的局面里，幼稚的青年孩子们，有的随着环境窒息了、堕落了、颓唐了；有的却被环境培养得象个聪明而矫健的猴猿。

黎典和白骞就是属于后者的人物。

他们是从整千整万的，被压榨，不，被屠杀者的血海中培养出来的。在他们的胸膛里都藏着“反抗”和“复仇”的暗号，这是绝对秘密的，只有黎典和白骞他们两个彼此公开了，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

不错，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从他们将“反抗”和“复仇”的“理想”，更进一步走向“实现”的计划，已经经过六个月——一百八十个昼夜的长途程了，一直到今天他们才走完全程的半段路，其余的一半，第一步就面临荆棘嶙峋的峭壁。

但是，他们俩并不气馁，也不疲倦，他们俩的元气，正象夏季里的向日葵，鼓蓬起圆润的脸儿，倔强着脖颈，向着太阳吸收补剂，而后准备获得肥硕的葵籽哩。

两架银色飞机，箭一般向东急驶了。放出浓厚的烟幕，好象层叠不穷的白云团，横亘在很大一面蓝天上，渐渐地由浓而淡的消失了，飞机也不见了，只是留着隆隆的余音。

原来已经躲进榆树林的黎典，他知道那两架银色飞机，已离开这块草原的上空，可是他又似乎不大相信，他在树叶

编织的空隙中眯起眼睛向上窥寻着，倾听着……

天空是晴朗的，周围是静悄悄的。

于是他安心了，好象被鹞鹰胁迫藏在草堆底下的鸡雏而后再得到解放那样安心了。

他从林丛中走出来。树影比方才又缩短了一尺，热度比方才可加强了。

黎典仿佛蜡象一样，被高度的热流冲洗着，同时心里异常焦躁，他流着汗。一边抑压着忿怒，一边向西张望：蔚蓝的欢欣的天空如一张柔情的巨网，扣住都市的房群。黎典想象那里正有失掉土地，失掉自由的人群，在恐怖与死的控制下，好象是受了伤而且饥饿的鸽子寻觅食物。周围伸出无数浴血的魔手，伸出无数流吃水的鸟枪，向他示威——这就是殖民地中，奴隶们生活的图样！

该多么不协调呀，在这样晴好的天空之下，有这样可怕的故事，这故事将永无良好的煞尾了！

“没被切断呼吸的人，为什么甘心躺在墓穴呢？……跳出来吧，趁着还没有掩土的时候啊！”

黎典他自己似乎是站在墓穴以外，说着同情别人的话，然而，谁来同情他呢？他同别人一样全是被人活活按进墓穴里的人；不过，他不甘心明明白白地让自己更年轻的生命窒息下去。他有着坚强的自信力：唯一的就是挣扎——挣扎所赋予他的希望，不至于步步失望。然而，今天黎典是有点失望了。在他所注视的方向，总是空虚、死寂，仅仅有丛茂而窈窕的细草，被阵风掀起宛如海潮般的巨浪，横亘在他的眼

前，成群的紫云英和野菊，象杂色的小蝶，潜藏在草丛里跳跃着，一会也不休息。

于是他赌气走开了，他心里咒骂着失约的白骞。而且决定去到白骞的家里斥责他一顿。

当他越过第一丘岗时，遥远地有一个短小的影子出现了，样子非常张慌地迎着黎典的方向走过来。从强健的步子，宽臂膀，秃光的脑袋和蓝布长衫……等等特点上，黎典看得出那个人就是他久候不来的白骞。现在他虽然立刻感到了愉快，但是他仍是装扮着盛怒的样子迎上前去。

距离渐渐地缩短了。白骞扬起宽肥的衣袖，向黎典招着手。喊道：“小家伙，……你等久了，等久了！”

有同样的语声，仿佛站在云端里，打着豁亮的回响。黎典却是僵直地立住了，他没有回答什么，同时也没有什么表示。

他只是把白骞一个“失约”的弱点擒住了，他预备向着这一“弱点”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。他认为这在他们将来的事业上，是种必要的教训。

“你竟把这事忘了，忘干净了！是不是？”

当白骞要跟他握手时，他拒绝了，把右手避到背后去，并且那样责备着。

白骞更凑前两步。拍着黎典的肩膀，笑着说：

“请原谅，实在是意外呢……”

“嘿，真巧！第一次就赶上意外啦，嗯？”

“你不要太火性啊，你听我说：刚才我家又被搜查

了，……喂，侥倖得很！”

“什么人去的？”

“日本宪兵队。”

“日本宪兵队？哦！为什么呢？是不是我们的事走漏了消息？”

“不是，昨天我们同班一个同学被他们捕去了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关系，从前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，甚至一个同学遇难，全校要跟着遭殃的……”

“喂，我问你，”黎典浮躁地截断了白骞的谈话，一边扯着白骞的袖子说，“走，走着讲。……那么，他们从你家里搜出去什么没有？”

“你想能搜去什么呢？我家里所有的东西，全象从盘古遗留下来的尸骸，全是冷静的，死的化石和别的矿质……这些没有灵魂的东西，是万一也不会犯法的。……小家伙，犯法的证据全在这里呢！”白骞他爱抚地轻拍着左胸脯，他感觉到那颗充血的心，正在兴奋地跳动着。他继续说，“可是，连鬼都无从得知啊！……我的心，是这样的活跃着呢！”

“鬼，都无从得知？”

黎典小声自语着。似乎有几分怀疑，然而，他尽量让怀疑的部分表现得不太真实，所以他赶紧把原来是疑问的口气，改变为肯定的口气，结果成了不伦不类了。

白骞并没有注意这些。他抱着宛如“望月”那样明朗和愉快的心情，挨着黎典的肩膀，向安静的草原慢踱过去。太阳在他眼前闪烁着金色的光丝，而荡漾在耳边的话声，却使